

平湖钹子书赋

□ 刘宗德

平湖钹子书者，农民之佳音、国级之非遗也。维清乾隆年间，依附寺庙，详说因果，铺陈故事，劝善戒过。后渐脱禅面俗，转移茶馆，敷演才子佳人，感慨人情冷暖。继而改编小说，复述电影，借傍名作，分享光环。最后摆脱依傍，自立门庭，自选主题，说唱人生。此乃钹子书之绵延脉络也。

钹子书出色之表演，涵说、噱、演、唱四字功夫。

说：口齿清晰，从容运气，土腔声调，疾徐适宜。快而不乱，慢而不断，轻重缓急，从容回旋。

洪细翕张之变化兮，若骤雨而后和风；抑扬顿挫之悦耳兮，若高翔低掠之飞鸿。

噱：吐语诙谐，风趣横生，滑稽可笑，幽默取胜。关子巧设，包袱暗结，突然解开，笑声爆棚。凭灵巧之唇舌兮，驱人心头之忧闷；倚奇妙之构思兮，舒老脸之皱纹。

演：一袭长袍，多种身份，生旦净末，个个精神。随剧需要，转换角色，声吻毕肖，形体逼真。炯炯有神兮态度可亲，形象变化兮追踪剧情。表情丰富兮彩霞明灭，动作灵活兮揽月推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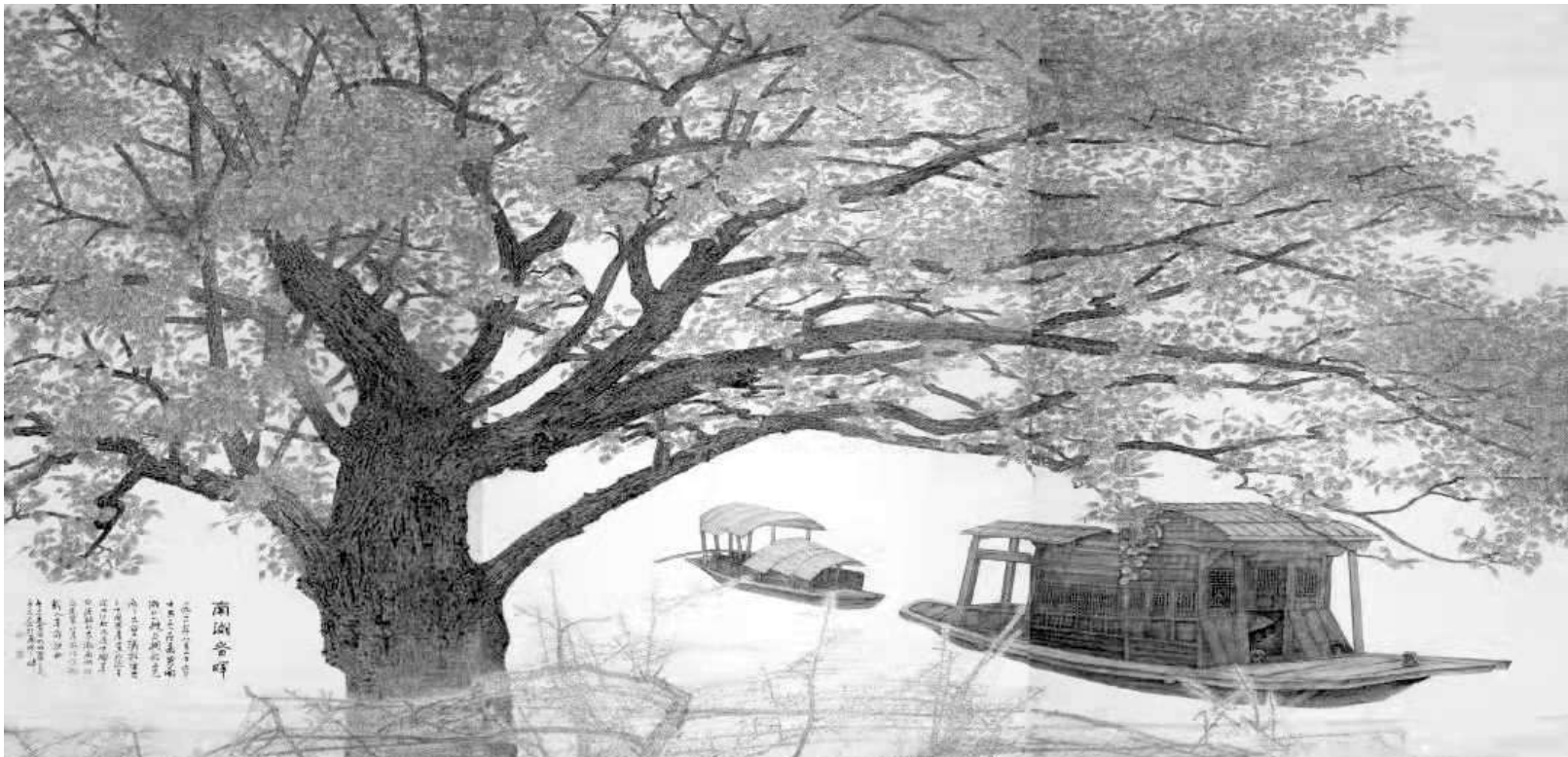
唱：轻击钹响，随乐演唱，字正腔圆，音调铿

锵。响如裂帛，柔似琴腔。眉飞色舞，神采飞扬。疾徐翕张兮随情所宜，钹书唱腔兮随角变易；略貌现神兮栩栩如生，观众爱听兮心醉神迷。

台上演员，台下观众，同历耕耘，同饮沧浪。剧中故事，就在身旁，评优选秀，采撷芬芳。斯乃演观双方之缘也。诗曰——

美丽乡村建设忙，文化铸就不可忘。钹书悠扬歌声响，齐心建设共富乡。

壬寅孟春



南湖春晖 沈保良 作

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

□ 韦蔚

这是一首老歌。它比我只小了一岁。如今我向着古稀而去，它却依旧还是童年的模样。

前几天中午，餐边柜上的智能音箱自动播放着提琴曲，一首又一首。

我在厨房洗碗，边洗边听。突然，听见了再熟悉不过的旋律，从餐厅传来。尽管这旋律常在我心里回旋，甚至有时候我还会下意识地哼出来。但是那天中午我没有哼唱，并非因为童声合唱换成了弦乐让我习惯，而是那一刻，我的心猝不及防，我的眼睛瞬间潮了。

2012年国庆之后，在长达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唱这首歌，有时候还不止唱一遍。那年8月31日母亲骨折住院，10月7日出院，终日卧床。

起先，我一有时间就到她床边陪她聊天，各种的聊。我曾经将母亲为我记录的谚语本翻出来，一条一条地念给母亲听，母亲凝神听着，不时会意一笑。

几天后，我想起了小时候唱过的很多歌曲。想到一首就问一声，妈妈你还记得吗？母亲自然都记得。我知道她教过音乐，我是明知故问，这样有问有答来来回回的，让我和母亲都快活得很。

自此，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，一首首儿童歌曲在母亲的房间里飞扬。即便冬日关着窗户，那些乐音还是活活泼泼地跃出了窗外。

我上班时，就由秀珍陪着母亲。秀珍是朋友推荐来的阿姨，却从第一天起就成了我们的家人。秀珍也管我母亲叫妈妈，秀珍常会问，妈妈我们唱歌了好吗？秀珍陪我妈妈唱歌的方式和我不太一样，秀珍喜欢一只手拿着歌本一只手打拍子。如果是熟悉的歌曲，秀珍不用看歌本，秀珍就会拍着手掌打着节拍陪妈妈唱。

也有些时候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唱。

每次歌唱，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必定是保留曲目。我们的歌声从2012年的晚秋一路响到了第二年的初夏。

有一段时间，母亲可以起来坐一会儿了。贝壳第一时间网购了一款多功能儿童玩具电子琴，作为三八妇女节的礼物送给外婆，让曾经的音乐老师可以边弹边唱重操旧业。这一年，贝壳一连三次从北京赶回家，每次进家门，怀里都抱着鲜花。

歌唱结束于2013年6月1日。那天母亲再次住院，这一入院，就再没能回家。

从此，我和母亲聚少离多，也再不能天天歌唱了。今夜，我在网上寻寻觅觅，之后，我在孩子们欢快的童声合唱中敲打文字。

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
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
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
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
……

以往，这些歌词从母亲和我嘴里带着旋律出来的时候，舒缓悠扬，末了我们还会将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”这一句再重复一遍，节奏还会再放慢，直至那一声“情”，在我们耳边悠扬，悠扬，再悠扬，那真是意蕴无限。

我知道这个童声合唱采用的是作曲家孟卫东1993年的修改版，歌词和旋律只保留了原来的主歌部

分，并且对其进行了变奏处理。

我知道世界上的万物，都从生的那一刻起就向着死而去。即便被几代人唱了又唱的“故事”，有一天也会无人再唱，但是真爱，终究不会消逝在风中。

写到这里突然想到，与其说是我陪着母亲歌唱，不如说是母亲陪着我歌唱！母亲在失能之后依旧放声歌唱，我相信这是因为她热爱生命，但是我更愿意相信，这实在是她太爱我的缘故。

去年国庆之后，母亲不再唱歌，话也说得越来越少了。

但是我知道，她的内心是何等地乐意陪着我，乐意看着我慢慢老去，看着我的头发像她的头发一样，一根一根地，全部被光阴镀成了银色。

母亲95周岁生日来临前夕，我问她下一个目标是几岁呀，她笑着说，我都活到这么大岁数哩，知足哩！我就说，95哪里够呀，妈妈一定要有下一个目标！母亲就又笑着说，那就再加两岁吧。我说，两岁哪够呀，还得加呢！于是，母亲就将目标定在了100岁上。我还是说不够。母亲坚持说，100已经足够啦！我就说，100岁是第一个目标，妈妈还得有第二个目标呀！母亲只好乖乖地给自己再添两岁。

我心里明白，母亲是竭尽全力地要在医院里给我一个家，让我可以多些日子再多些日子，在那个家里与她一起歌唱，在那个家里流连忘返。

4天前，老同学李维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位伟人经历过的感人故事。

我回答说：一代伟人，有家也难归。今天，我们实在要常回家看看……

我又说：家母在荣军医院住院快九年了，疫情之下医院管控极严。今天好不容易才准许去探望一次。上次还是去年11月27日去的，相距41天了！母亲在哪里，家就在那里。每次去，就是回家了……唯有珍惜……

润芝说：有妈在真好！唯有珍惜！

我知道很多同学与父母亲已是阴阳两隔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最后只能用微信表情来向润芝表达爱意，又用表情将润芝拥抱了再拥抱。

不记得多少回跟人说，想做的事情，一定要抓紧去做。

但是即便懂得，有时候还是会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2020年1月25日，有一群被称为“咖啡人”的年轻人，从武汉封城的第3天开始，他们每天坚持做一件相同的事情——7个人，两班倒，将500杯现磨的热咖啡，送到湖北省中医院和中医院花园山院区两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手中。

我是在那年的2月11日看到这则消息的，当时就想着，武汉中央文化区楚河汉街的那家咖啡厅，有朝一日定要去一次的。只是快两年过去了，武汉之旅尚未成行。也不知何时能喝到Wakanda咖啡。

前几年的一个午后，点开一个视频，手风琴曲《贝加尔湖畔》的背景音乐扑面而来，我被贝加尔湖惊艳到了。之后，心心念念，要去那湖畔。只是至今，也不知何时能够如愿。

又有一日，读到了《世界十分美丽，九分在耶路撒冷》。从此，心中不时会有《诗篇》中的上行之诗回响，只是耶路撒冷的行旅，同样不知何时可以开启。

至于记在2021年台历本上的12场约会，直至2021年的最后一天，依旧只是在台历上约着。如今，

那些约会者的名字，又被我照抄在了新台历本上。我边抄写边对自己说，千万不要再抄一遍了呀！

想着“常回家看看”，更是不能只是嘴里唱唱的。想到了另外两位歌者。

一位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她的歌唱，我也无从知晓她妈妈给她讲过哪些故事。她只是名字中有一个“歌”字罢了，她只是被她母亲称为“歌儿”罢了。但是，在我还来不及听她歌唱时，她的母亲就已经永远失去她了。歌儿走了，琴弦骤然崩断，歌儿已成绝唱。歌儿是母亲唯一的亲人唯一的歌，歌儿一走，歌儿的母亲再也回不到从前的那个家了，再也没有那个叫歌儿的女孩儿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了。

还有一位歌者，虽远在数千里之外，我还真是听到了她的歌声。这位高声歌唱的80岁的老妇人，名叫柳博英·莫尔霍多娃。

当我点开题为《贝加尔湖畔的独居老人》的视频时，一眼就看见一位黑衣老人在冰面上弯着腰背着双手，径直向我滑了过来。

旋即，老妇人在冰湖上仰起头大声唱着“强大而自由的贝加尔湖啊”，就这一句，我的心腾地一下就热了，真的是一下就热了。

老人的儿孙们都在莫斯科。丈夫去世后，她便独自一人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南部的贝加尔湖畔生活，陪伴她的是大大小小的一群动物——7头牛、4条狗、2只猫和4只鸡。冬天，贝加尔湖的气温低至零下40摄氏度，由于湖里的鱼逐渐减少，人们开始迁往大城市。曾经还算热闹的小渔村日渐荒凉。孩子们想接她去莫斯科同住，但是莫尔霍多娃不愿意，她向着冰雪世界大声宣告——“贝加尔湖是我的一切！”在她内心深处，她的家只能在贝加尔湖，只有贝加尔湖才是她的家。

今夜，我在网上搜索了又搜索，我没能找到她跟孩子们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任何镜头或文字。但我毫不怀疑，那过去的事情，老妇人必定是讲过了的，我甚至相信，老妇人必定一有机会就会讲，并且是讲了又讲。只是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，小渔村再也网不住他们的心，他们一个个远走高飞了，他们几乎不再给她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任何机会了。老妇人就转身，她就冲着贝加尔湖放歌，她就一再而再而三地向着贝加尔湖讲那过去的事情。贝加尔湖再不是养育她的母亲湖，倒成了她可以一生向其倾诉的孩子了。

写到这里，不由想起16年前的一场旅行。2006年暑假，与贝壳游历四川，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，车上游客大抵都在闭目养神。只有我和贝壳两个，总是彼此咬着耳朵说着永远说不完的话。有一天傍晚，在去往茂县的车上，40来岁的女导游忍不住笑着发话了，你们娘两个怎么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，怎么那么亲哪！

今天想来，那些日子我和贝壳是将旅游车视作我们的家了。

想着，等到了垂垂老矣之际，贝壳会想起我讲的哪些故事呢？

又想着，如今有的人有家回不去，有的人哪里都可以成为家。

无论是回不去的家，还是哪里都可以成为家的家，里面还有多少人会记得，妈妈讲过的那些故事呢？

即便记得，还有多少人愿意放声歌唱呢？

记忆中的朱寿澄老师

□ 陆起荣

我一九六四年毕业于城关中心小学（今实验小学），在那里度过了少年不知愁的六年时光。当年的老师们知识渊博，诲人不倦，传授给我们的知识终身受用。当年的小学阶段课业负担不重，也没有课外班，不像现在的孩子幸福但不快乐。我们小时候虽然经济上物质是不丰富但是快乐。受到的教育是优质的，所以“老三届”是被誉为最优秀的一批人。

毕业离校已近六十年了。忆往昔有一位恩师至今记忆犹新，其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脑际，这位老师就是朱寿澄先生（1920.3~2006.1）。认识朱老师时他年纪四十出头，但是不知何故头发早已谢顶，有顽皮学生送他外号“朱秃头”，这在学生中人尽皆知，但无损于他的形象。

后来得知朱老师是海宁盐官人，其外祖父钱氏为晚清秀才，是书香门第。因重视教育故朱老师从小便接受了良好教育，后因日本侵华十七岁便去上海谋生，经人介绍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的洋行工作，任职期间深得老板赏识，短短几年便已升任高级职员。

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朱家便从上海到平湖定居，居住于东小街桑园弄31号，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四合院式的平房住宅，房子面积也比较大，住宅朝北开门有天井厢房，因为天井大故得天独厚，朱老师便开始在院子里种花草养鸟，花开时节院子里一片生机盎然。

朱老师家曾经随我父亲去过一次，依稀记得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架等等。天井里还种有多种花卉盆景，有些因我年幼名字也叫不上来，但是都很美丽。走进屋内的客厅陈设考究，中堂书画、长台、八仙桌等一应俱全，两张八仙桌合起来还能打乒乓球，全套中式家具古色古香。东面卧室还有一架风琴，闲时可以弹弹曲子。朱府真的是中西合璧，是掺入了西洋味的中式民居，富含江南水乡民宅的灵气。

朱老师先是在城北乡小学任教，校长是毛百能老师即后来的教育局领导。朱老师后来调入了庙街小学。我的父亲陆君玉老师1950年2月赴祥圩乡小学任教到1955年9月调入庙街小学，到1958年9月又调到元通公社任教，后划归了海盐县，工作到1980年调回平湖解放路小学直到退休。

在庙街小学朱老师与我父亲成了同事并结成终身好友，分开工作后仍互相保持联系。在庙街小学工作时，留下了一张一九五七届毕业生与教师的合影。虽然集体照因放台板下大部分损坏了，但残照上朱老师仍清晰可辨。庙街小学五七届毕业生中有两位曾见过，宣如海、柯道存后来考上了当时的浙江美院附中，有一次暑假时专门来我家中看望老师，每人为陆君玉老师画了一张速写，而且十分传神逼真，可惜在“文革”中失去了。

再后来朱老师调到城关中心小学任教了，他教的是自然课，朱老师中等个头，人比较瘦。他的教学别具一格很有吸引力，上课时深入浅出的语言通俗易懂，所以学生很喜欢他上的课。同时朱老师还有一间他的实验室，在大办公室往南走廊中间的地方，房子不大，但整齐地摆放着朱老师的宝贝，有挂图、标本、矿石、仪器等，比较丰富，而且相当部分是朱老师自己动手制作的，对教学起了很好的辅助作用，这就是朱老师特别的地方，至少我是这么看的。我是朱老师有时上课前也会叫我去拿他上课时用的器材，所以才见识到他的宝贝的。

自然课上朱老师在完成授课任务后，有时会讲些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故事，为此我曾经缠着父母为我买了其中几册，这套书可是当年经典的青少年科普读物，曾经供不应求的。

业余时间朱老师还应少年宫之邀，在那里给小学生们讲科普知识，讲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中的故事，当然他都义务性质的，受教人数也很多。这门课我学的还算不错，每次考试总会是九十分以上，这与朱老师认真教学是分不开的。

当年的中心小学校舍陈旧，校门口进去有一条水泥浇筑的通道，两旁各种一行冬青树，修剪整齐终年常绿。东西两侧是花园，里面栽满各种花卉苗木，还有仙人掌等，每到秋季菊花盛开，既好看又满园生香，令人陶醉。这也是朱老师精心培育管理的杰作，所以在我心里中心小学的花园是最美丽的，当然这要归功于朱老师。

朱老师夫人侯荻泓老师（1922.7~2010.1）与我父母也是至交。她早年家境优越生活条件好，故姐妹俩均毕业于上海女子三中。解放后侯老师先是执教于城南村小学即宝丰庵初中，后调入解放路小学、建国路小学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老师，她育无数桃李满天下，当年的学生在外工作回乡时常常专门前来看望她。记得当年侯老师因病住院时，我母亲俞慧善老师得悉后专门去医院看望，但侯老师已处于昏迷状态无法言语了，这是十分遗憾的事。



惊蛰 曹明华 作